浅谈伤痕文学

——读《本次列车终点》有感

《本次列车终点》是一部典型的伤痕文学，由王安忆所著。小说描绘了一个因文革“四人帮”压迫而被迫下乡的陈信的角色。当“四人帮”最终被粉碎时，大批像陈信一样的知识青年从各地返回上海：听到火车车厢中响起“前方到站，是本次列车终点站——上海”的播报时，反映了题目的第一个含义。陈信在十年的分离后再一次与自己的亲人相遇。

在我看来，《本次列车终点》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朴素而贴近生活的语言，在这些文字背后，却把“四人帮”带给百姓的痛楚展现地淋漓尽致。当陈信再一次回到上海时，这片故土早已是物是人非：哥哥结婚生了孩子，三弟努力数年仍然没有考上大学。虽然在饭桌上家人为自己夹菜，但陈信知道这个家早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家，而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文革时期的“四人帮”。

撇开一切政治因素，“四人帮”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最大的打击无疑是亲人的分离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政策规定，家里有两个男知识青年，必须有一个要下乡插队。这个时候，身为二哥的陈信主动提出自己去承担这项任务，因为他一直保护着自己那个会学习却身体虚弱的大哥。当被问到自己有没有老婆孩子时，他如是说：“如果有老婆孩子，我就不回来了。”说到底还是陈信对家有一种骨子里的思念，是“四人帮”让这一批人产生一种对家庭的思念。而当他们真正回到自己的故乡时，却迷失了自己生活的意义。在这个家里，陈信发现自己失去了自己的位置，仿佛自己是一个局外人。不管是嫂子提出要分房子，或是妈妈帮自己介绍对象，陈信都觉得很无助，心中滋生出一种逃避感。但既然如此，陈信为什么还是要回来？有句话这么说：我在意的是追求一件事的过程，而非结果。思念之所以煽情，是因为在思念而未真正见面时的无限遐想，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。当我们真正见到那些我们久久思念的人时，因为与理想的差异而展现出一份失落感。陈信在外地时，回上海好比是他的“精神支柱”，可是回来了，却出乎了他的想象。他的心散了，空了，他在思考，他在追寻，寻找自己以后的生活，以后的目标，也在寻找他的精神归宿，自己的精神圣城。

之前提到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其朴素而贴近生活的语言，比如说在描写陈信与家人团聚的那段，“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好了十几样菜，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，连囡囡也夹，似乎是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。这段话可以看出大家对陈信回家的欣慰，但实际上与下文家庭内部的分歧，尤其是分房子时嫂子与妈妈的对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从中看出陈信的回家并没有真正使大家的心归结到一处，大家还是在各自打各自的算盘。这一点使陈信开始怀疑自己在家中的地位，让他开始迷茫。这点出了题目的深层含义便是陈信这班列车的终点到底为何方，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上海的这个家了

陈信的心里写照让我想起了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的一个名词——“体制化”。放入文革“四人帮”的背景中，便是知识青年下乡的体制，他们这群人经过时间的冲刷，虽然心中盼望着回到故乡，但真正回到那里是早已变得格格不入。文章中的侧面描写，如挤车时本地人对陈信的欺凌，还是老朋友与陈信交谈时他的沉默，都彰显出自己早已与这片故土不一样了。

要说《本次列车终点》中的“伤痕”，我觉得是一种永恒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裂痕。因为文革知识青年下乡的体制，使一群人与他们的家庭之间产生一道看不见的伤痕，疏远了自己与自己的家庭。虽然有人会认为这个后果与“四人帮”时期带来的苦难相比微不足道，但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深远的。它使亲情变得微薄，对于思念者来说，丧失了自己生活的意义。不过陈信最后从死胡同里走了出来，他去寻找新的生活的意义了，可能找不到安定感，但一定是一个更大，更远的世界。

王鑫荣

2017111228